



[英]玛丽·米切尔著

海西 咏清 译

风流者戒

北岳文艺出版社

风流者戒

〔英〕玛丽·米切尔著

海西 咏清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27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

书号: 10397·122 定价: 1.95 元

代 序

玛丽·米切尔 (Mary Mitchell 1899—1967) 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她出身于染织厂工人的家庭，童年生活比较艰苦，一直靠奖学金读书。中学毕业后因为要抚养父母弟妹，曾当过售货员、秘书等，后来靠半工半读毕业于伦敦大学。在大学修业期间开始创作活动，发表过一些诗和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杂志编辑，嗣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风流者戒》、《镜中人生》、《幽谷传奇》等长篇小说，以及《诗钞》、《自传》和短篇小说若干篇。

玛丽·米切尔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具有两个十分鲜明的特色：

首先，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她的作品具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甚强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当时英国文坛上充斥着描绘上流社会征歌逐色的悠闲生活的作品，即所谓“沙龙文学”。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有教养的阶级对于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而且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冲击之下，才稍微动

0869/50

动。不能期望这些腐朽的有教养的阶级每天的精神食粮会比它们本身有什么不同。整个上流社会的书刊都在死胡同里打圈子，就象饱食终日 and 死气沉沉的上流社会一样，是十分枯燥和没有益处的。”① 玛丽·米切尔出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在相当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目睹广大劳动人民终生辛勤而不得温饱，资产阶级却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唯以声色犬马为务，因此痛恨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用笔作武器对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抨击和声讨。她在大学时即因发表了《穷人的心声》一诗而招致了校方对她的强烈不满。在以后发表的长、短篇小说中，她曾描写过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但几乎无一不是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的蛆虫。在她的笔下，“上流社会人士”之间只存在金钱和肉欲的关系。由于玛丽·米切尔对资本主义大张挞伐，而且笔锋所及触到了统治阶级的痛处，因此御用文人极力贬低她在文学界的地位，说她的作品的情节和人物都是不真实的，认为她“至多只能算是通俗小说作家”，并且多方进行造谣污蔑，甚至对她进行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指责她是“拿津贴的赤色作家”（其实玛丽·米切尔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② 实际上，玛丽·米切尔的作品深受民众欢迎，足证御用文人的诋毁中伤丝毫无损于她在劳动人民心目中的

①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形象。

其次，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玛丽·米切尔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她的小说，情节往往波澜诡譎，结局出人意料，但是这些精心构思的作品自有其动人的内容，有时尽管小说以表面的大团圆或差强人意的结局告终，读者却仍会感到愤慨或辛酸，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创作艺术的独到之处。

此外，作者的文笔幽默隽永，也使作品生色不少。

二

《风流者戒》（A Warning to Wanton.）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是玛丽·米切尔的名作。

这部小说的情节十分离奇，而且跌宕起伏，层层呼应，环环相扣，最后引出一个非读者始料所及的结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幅“百丑图”。《共产党宣言》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①《风流者戒》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廉耻尽丧的现实。本书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唯利是图的雷内、老奸巨猾的安东伯爵、荒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唐好色的玛克斯、狠毒诡诈的玛丽亚，几乎都是跃然纸上。小说最后的安排固然出人意料，但也并不牵强。雷内在父母破产、自己身败名裂的情况下“屈就”于保罗，这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忠厚憨实的保罗，表面上看来似乎还算满意，其实不过终生为雷内作牛马而已。作者以此暗示了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可悲命运。

除了主要情节以外，书中还有一些很精采的段落，如雷内的母亲对待雷内的态度、安东伯爵与富尔倍夫人的谈话等等，都把“上流社会人士”的丑恶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风流者戒》虽然在内容上略带传奇色彩，但是由于它如实地勾勒了“上流社会人士”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因此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虚伪、贪婪、凶残的面目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金 福

一九八六年一月

目 录

第 一 章	安东伯爵如何把一个轻佻的姑娘接纳到自己的家中……………	(1)
第 二 章	德·拉·伐也尔小姐在造访期间令人难以容忍的行为……………	(34)
第 三 章	婚礼当天的事态……………	(91)
第 四 章	安东伯爵对自己不可宽恕的蠢事懊恨不已……………	(107)
第 五 章	安东伯爵狂热地研究植物学，借以保持尊严……………	(128)
第 六 章	把婚礼那天发生的惊人事件解释清楚……………	(145)
第 七 章	保罗·马塔法在仲夏夜的奇遇……………	(177)
第 八 章	安东伯爵验证了一条前人已知真理：游侠骑士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207)
第 九 章	勾心斗角……………	(240)
第 十 章	种种令人发指的行动……………	(268)
第 十 一 章	最后的尝试……………	(311)
第 十 二 章	结局……………	(327)

第一章

安东伯爵如何把一个轻佻的姑娘接纳到自己的家中



我们往往会认为：在二十世纪，除了亚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很少几个地区以外，文明已经支配了整个世界。但是从下边这个诡奇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欧洲的某些地方，那儿居民的信仰、习惯和道德标准也是非常落后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故事发生在东南欧一个山区里。这里因为崎岖难行，所以很少受到外界进步的影响。最近有一条出色的公路修到了卡达克堡，另外在西半部还建造了几条虽不十分完善、却也可通汽车的道路，估计不久就会有大批旅游者涌到这个幽谷来开发大自然啦。一旦被外人发现以后，这儿就再也不能保持安宁了，因为现代人认为：胜景是一位美女，但又必须用豪华的旅馆、色调优美的加油站、餐厅和广告等等打扮起来才行。大自然对一切都是考虑得那么周到：这里有大块垂直的黑色巨岩，耸立在森林之上，朝着各个方向，正是制作、安排广告的理想场所。

尽管如此，外界的入侵过程还是很迟缓，因为这儿的基

本地貌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唯一比较平坦的部分是西边的一处高原，可是那里也有不少蓄水成湖的洼地，其中最大的一个湖，根据科学分析还存在着潜流，而照当地的迷信说法则是里边住着一个恶鬼，谁敢进去游泳，管保有去无回。重重叠叠的乱山跟高原只隔一个深而狭的险峡，只有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才能找到掩藏在山谷中的六、七个村子和外界联系的羊肠小道。

肥沃的垦地都在山谷里，所有的居民都住在山谷中或高原上，包括安东·卡达克伯爵和史捷潘·波罗利伯爵两位贵族，他们俩分割了这个地区：卡达克伯爵拥有西部高原，波罗利伯爵管辖东部山地，后者领地的面积大一些，但却更加贫瘠。波罗利伯爵的城堡位于高原边缘，正好能穿过深峡望见自己的领地；卡达克的城堡则俯视着通往平原去的丘陵，新造的公路掩映在树丛中，有如一绞纠结的白绒线。这两户贵族的世系十分古老，欧洲的其它王族与之相比都会黯然失色，甚至无法跟两位伯爵的佃户争雄。关于他们的起源，流传着种种神秘的传说。他们祖祖辈辈与世隔绝地住在这里。他们吃苦耐劳，在山谷里生活、耕作、婚嫁和死亡，既与外界不通往来，彼此之间也很少存问。战争或有关战争的流言蜚语都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也感受不到政权更迭的压力，因为那个国家比较动荡，任何政府都不愿为这么个偏僻、宁静、无利可图的角落操心。

跟历史和传奇中所有的先例都截然不同的是这两户贵族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后来还结成了亲家。的确，要是这片高原还跟以前一样遗世独立的话，玛克斯·卡达克伯爵和玛丽亚·波罗利女伯爵的联姻就不会跟我们的故事有多大关系

了。坊间流行小说的公式是：孩子决不认可长辈给提的亲，反过来也是如此；可是我们这个故事又出格了：那一对青年男女相当情投意合，虽说这桩婚姻也是双方父母作主的。引起轩然大波的因素是外来的，而且还是安东·卡达克伯爵自己导入门庭的，这真可以说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安东·卡达克伯爵当时六十三岁，妻子已经去世，只有一个儿子，他自己是个道道地地的四海为家的人。文明虽然还只是刚发现这片高原，可是安东的父亲在大约六十年前就已经发现了文明，而且他深深地为巴黎的风情所陶醉，因此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盘桓，只在每年夏天来卡达克小住几个月而已。他儿子的适应性更强，又因为受过时髦的自由主义教育，所以能在社交圈里应付裕如。安东伯爵的祖业虽大，却相当贫瘠，因此他出于领地和自己的需要娶了阿根廷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两年以后她去世了，留给他一笔财产和一个儿子，他认为这是自己德行的正当报偿，而且觉得妻子一生中只有这件事干得漂亮。

他没有续弦。热情自有其长处，可是两年间在家里体验了热情的各种形式以后，他决定还是另辟蹊径的好。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它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倒是觉得与风雅之士交往来得有意思。总之，他的注意力从闺房转到了沙龙，但是也没有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因为他虽然只跟女才子调情，然而对有才无貌的女人还是不屑一顾的。他崇尚诡辩，厌恶粗野、率直和天真，因此总是尽量避免跟少女们打交道。他嫌她们的热情过于质朴、肤浅，不够优雅，尤其是往往会对他表示强烈的好感，叫他烦得要命。

可是当他邂逅雷内·德·拉·伐也尔时，却破例地钟情

于她了。

II

如果说安东伯爵家接触文明较晚的话，雷内·德·拉·伐也尔家的情况却是截然相反。想搞清她家世系的人马上就会遇到麻烦，因为很难搞清她这一族的源流。特别是十八世纪那一段家史有如乱麻，简直欧洲每个国家、自王公大臣起的各阶层里都有她们家的祖先。研究她家谱系的人最后只能得出两个结论：一、她的祖先大多是朝廷权贵，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他们决不会受到新天主教的招待。他们活泼、诙谐、文雅、勇敢、动人、胆怯、虚伪而又自私，但决不会受人敬重。

她祖母结婚时还没满十八岁，她并不欢喜自己的丈夫，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嫁给他的。她由于孝顺，没对这门父母作主的亲事表示反对，而且还暗暗感到满意，因为她知道好多出身名门、虽有姿色却不名一文的姑娘还捞不到跟饶有家财、上了年纪的平民结婚的机会。可是他们上挪威去作蜜月旅行时就遇到了意外：某天，她丈夫正在钓鱼——除了赚钱以外他就欢喜这项运动——她上外边遛达去了，其实她并不欢喜散步，只是因为丈夫垂钓时不便和他讲话，同时也不愿呆在游艇甲板上刺绣的缘故。

不知怎么搞的，她这一去就是四十八个小时。丈夫急坏了，四处寻找，可就是不见太太的踪影。他认为她许是滑进峡湾里淹死了，要不就是迷了路，这会儿正又饿又累地躺在哪个山谷里动弹不得。这地方荒无人烟，所以这样推测也是

言之成理的。第二天早晨，他正要上最近的市镇去报警时，她却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而且他从来没看到她如此精神焕发过。他自己担惊受怕，看到她这个样子心里当然不大痛快。可是在诘问她上哪儿去了这么久时，她的神态十分天真坦率，他这才安下心来。据说她出于爱美的本性贪看景色，在树根上绊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痛得昏了过去。傍晚，一个牧人赶着畜群回家，发现了她，于是把她带到家里，让自己的母亲精心护理她。农民的草药确有奇效，城里医生的水蛭疗法绝不会使她恢复得那么快——她挽着丈夫的胳膊在甲板上边走边说，步履十分轻捷，足证所言非虚。她说自己只是在想到她的居斯达夫会怎样忧心如焚时才觉得不愉快，但是因为她不懂挪威话，很难跟居民交谈，所以也就没法捎信给他。

这么个简单明白的故事确是能叫人深信不疑的，然而也还有一两个枝节问题似乎讲不大通。首先，当地很少有陌生人来往，那两位好心的主人怎么会不把她跟泊在峡湾里的游艇联系起来呢，尤其是在她丈夫悬赏打听她的下落之后？其次，她丈夫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立刻提出要去好好谢谢这一户农民，遗憾的是她竟没法领他去造访，因为她素来不大会辨向认路。随后她建议提早离开挪威，九个月后她给她的居斯达夫生下一个男孩子，连不知道她在挪威这段小插曲的朋友都觉得孩子既不象父亲也不象母亲，当时不象，后来也不象。还有，只有母子两人的那户农家远在一天的路程之外，而在她散步那个方向不到五英里处的茅屋里却住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牧人。要不是太太在分娩时去世的话，观察一下她以后的行为也许会有助于解决这个疑问的。

撇开这个有问题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血统不论，雷内小

姐也足可称为世界公民啦：她的父亲可以算半个或是一个法国人——随你爱怎么说都行——而她的母亲则有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三个民族的血统。

她受的教育也跟血统一样杂乱无章。她父母已经开明到这种程度：觉得她到人间来只是给他们多添麻烦，因此从她的童年时代起就尽量设法在不招致舆论非难的情况下摆脱父母的责任。德·拉·伐也尔太太的手段十分高明，以致早年留居巴黎时竟被目为丈夫操劳而作出的牺牲，同时她又托辞健康欠佳把孩子送到乡下外祖母那儿去。

这种令人满意的安排持续了九年之久，于是，外祖母就在女儿、女婿要出发去作环球旅行时死了。她死得真不是时候，小两口不但悲伤，而且气愤，因为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不受责任这种桎梏的束缚啦。他们很快发现了好多隐晦而又正当的理由可以不推迟行期，也可以不把雷内随身带着（因为他们都很谦虚，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的能力，而他们又最关心孩子的健康，所以不宜把她带在身边），还有不少亲戚乐于在他们出国期间照料雷内，这样他们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

至于究竟把孩子托付给谁，夫妇俩意见有分歧，先生想把她寄养在鲁昂的姑母家，太太要让她住到供职于奥地利驻罗马使馆的弟弟那儿去，最后，还是太太明智的看法占了上风。难道莫里斯想在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市侩气、没教养的粗蠢姑娘？行，那就把她送到亚梅莉和梅利尚德姑太太家去吧！古板的人也许会认为约瑟夫不够庄重，可是雷内在那儿比在鲁昂安全得多。约瑟夫是个志趣高雅的人，跟人交往从来不会惹人生厌。他家里布置得风趣、雅致、时髦、动人，

至于德行——！太太耸耸肩膀结束了自己的宏论，这个动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德行有什么用处？一个人长成以后，得尽量避免跟它打交道。

因此雷内就在一封说明原委的信和一位女教师的陪伴之下上舅舅家去了，由于此行事先并未征求对方同意，所以舅舅的态度还可以算是相当热情的。她在那个愉快而又不拘小节的家庭里欢欢喜喜地生活了五年，而且她的社会经验增长得如此之快，使得她父母远行归来时十分惊奇，同时也略感不安。另一方面，她的文化水平却也让任何正派的家长为之担心，因为她已经施展了一连串巧计，撵走了许多家庭教师，从而达到了不学她讨厌的那些课程的目的。地理、算术这些乏味的东西完全被她拒之门外，对于比较轻松的科目，她的知识也是挺有限的。她跟一位誉满全球的芭蕾舞演员普拉什蒂太太学了一年，要不是这位教师和她舅舅口角一场愤然离去的话，倒是很有希望青出于蓝的。她学音乐也只是靠一时的劲头，至于艺术，则局限于给自己梳妆打扮。她还只有十岁时，舅舅家好多女客就乐于在这方面给她指导，因为她一学就会，而且对色彩的感受力特别强。

舅舅原来倒是打算尽长辈的责任，不让她抛头露面的，可是雷内只一个星期就掌握了驾驭他的方法，不到三个月，她就理所当然地出席所有的宴会了。她第一次进入社交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她噙着眼泪、穿着睡衣，极其巧妙地扮演了一个没人疼的孩子的角色，仿佛是由于害怕而闯进宴会来的，而且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约瑟夫舅舅心肠软，被她那副可怜的模样感动了，于是他在他的膝上快快活活地过了半个小时，吃着蜜饯栗子，吸着葡萄酒，并且受到满座宾客的夸奖。

舅舅问她干吗不叫女教师，她令人伤心地回答说小姐准是下楼去了，因为她喊哑了嗓子，也没有一个人来。她的恳切态度使大家相信了她的话，其实她是象壁虎似地在地上爬着经过小姐开着的房门，以免被小姐、也就是女教师看到。当她被舅舅送回房去、并且发现小姐一直在自己房里时，立刻装出诧异的样子，神情逼真极了。

迈出第一步以后，要舅舅同意她每晚在尾食时上桌就比较容易了，而一旦获准进入餐厅，让舅舅忘了打发她去睡觉简直是易如反掌啦。约瑟夫·佛拉森加一生就欢喜找点儿乐趣，可爱的小外甥女来哄他，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省得看她泪流满面地上教室去啦。此外，她很快就成了大家的宠儿，使他的宴会更加生色了。她容貌出众、思路敏捷、应答如流，这么个惹人爱怜的娃娃当然最能引起宾客的注意，所以不久各方面都来邀请约瑟夫和他的小外甥女赴会。波塔利公主要宴请一位讨人嫌的东方君主，小雷内准能使他开颜，约瑟夫能带她来吗？加波雷蒂侯爵夫人设计了一出八人舞，想借雷内去当赐福的仙女。可是约瑟夫对这些请求充耳不闻，一来觉得良心上说不过去，二来他就象一个收藏家，偶尔获得了众人艳羡的希世奇珍，怀着妒意把它珍藏起来，从而使旁人更加赞叹不已。

雷内虽然由于不能进入广阔的社交天地而有些烦恼，可是觉得日子也还有趣，因为她舅舅欢喜交际，每个星期都要举行宴会，夏天还有野餐和月光下的远足，这些活动雷内都能获准参加。即使是在观剧结束后很晚的便宴上，也会有客人坚持要她出席作陪，而且不顾舅舅半心半意的推却，冲到楼上房里把睡眠惺忪、然而满心欢喜的她从床上拉起来。

男女宾客长久以来一直都很喜欢她，可是在她十五岁生日前不久，她忽然感到他们对她的态度起了变化，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外表上看来一切如常，然而每经过一次宴会，她就更深地体会到这种差异，最后她一下子明白了。约瑟夫舅舅的朋友们照旧跟她有说有笑，可是他们的眼光跟以前不同了。

她明白原委的那天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整晚不停地在自己房里逡巡，颤抖着、笑着、哭着，回想起男宾用赞赏的眼光打量着她全身上下，而女客则流露出同样使她满意的挑剔而冷酷的神情。这一天终于来到啦！她不再是孩子，而是成熟的妇女啦，她跟约瑟夫舅舅的朋友可以平起平坐了，从此她具备使男人追求她、女人妒忌她的力量啦！她用哆嗦着的指头关掉电灯，脱去睡衣，赤裸裸地站在黑暗中，抚摸着自已光滑苗条的身躯，一会儿感到灼热，一会儿又打着寒战，仿佛在发烧似的。给人抚爱和占有究竟是什么滋味呢？多咱才能亲身体验呢？快些，噢，但愿快些吧！

她的猜测第二天从舅舅的一位密友的行动上得到了证实。这位侯爵夫人一直对她青睐相加，那天晚上有个招待会，侯爵夫人一早就打发人送来一件礼物，还附有一封语气亲切的短柬，说是时装师给她看一件十分漂亮的小外套，她一看就着了迷，买下了，压根儿忘了自己没有女儿。雷内能不能穿了这件衣服来参加晚会，好让她觉得那笔钱没有白花？

一件新外套，那有多诱人啊！雷内发出一声欢呼，打开盒盖，小心地把衣服从薄纸里拿出来。有一刹那她不知所措地呆立着，微微地皱起了眉头。她看了并没有着迷。这件小

外套是很漂亮，可是式样旧了些，而且有点儿孩子气。除了脸色红润的碧眼金发姑娘以外，无论谁穿这种蛋青色的衣服都不合适。雷内对着镜子把外套在身上比着，一边不满地咂着舌头——这颜色实在跟她不相称。她把衣服铺在床上，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仔细地打量它。真奇怪，侯爵夫人自己的衣服颜色和式样总是那么雅致，从来挑不出毛病。

她的嘴角边十分缓慢地现出了笑容。有啦！这主意不坏！打翻墨水吗？还是因为熨斗太烫，不当心把衣服烤焦了呢？不过跟侯爵夫人说的时候很难演得逼真。

她笑得更欢也更邪门了些。谁要是打窗口往里边张望，会以为自己闯进了魔怪之国的，因为这个小家伙盘腿坐在椅上，两个小拳头使劲地抵着面颊，眼睛眯成两条闪闪发光的细缝，远看活象个在准备促狭的小妖怪，一点儿不象满怀感激之情瞧着友人礼品的女孩。最后她大笑一声站起身来，用脚尖旋转着来到床前，一本正经地把外套拿起来挂进衣橱里去。

接着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谢启，叫人送去给侯爵夫人。

她等到大部分客人都来了以后，才趁钢琴独奏时溜进客厅去，直接走到舅舅跟前，靠着他的膝盖坐在脚凳上——这个姿势含情脉脉，很是动人，可是她舅舅倒挺惊奇，因为她已经好久没这个样了，而且这两年来她老是把头发用一个大蝴蝶结束在后面，今晚干吗又孩子气地让长发散垂着呢？这娃娃竟然还没有涂口红！完全变了个模样，仿佛连十岁都不满。约瑟夫舅舅诧异而又高兴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旁的人也发觉了这个变化，同样感到莫名其